

別墅悖論

張恨水《春明外史》裏有這麼一個情節：主人公楊杏園和好友華伯平、吳碧波三人，到楊次長的西山郊外別墅借住消閒。詢問看守別墅的聽差，楊次長一個月能來住幾回？聽差笑道：「一年也許難上一回哩。」並解釋說，楊次長今年下野賦閒，沒有來過別墅；去年在次長任上，倒是來過幾回。

華伯平大感詫異，為什麼這樣的高官，閒着的時候不來別墅，不閒着倒要來？楊杏園是一位新聞記者，對官場門道比較熟悉，便給他解釋「其中三昧」：官員在台上時，由於官場風雲的變化，有時候就有必要表示一下消極態度，比如生病、休假之類，這個時候恰好可到別墅來小住；而等到下野了，那就要抓緊時間在城裏應酬奔走，謀求東山再起，哪有時間、有心情到郊外來呢？如果賦閒了就到別墅來住，那就不必再打算上台了。

閒時不能閒，忙時反而才需要閒。這其實頗似一個悖論。於是，空空蕩蕩的大別墅，長年閒置，辜負了滿山的清風明月，竹海松濤。又有一些達官顯貴，在故鄉大興土木，營造華屋美廈，其實一輩子都未必回去「閒」一次。

而這又牽出另外一個悖論。吳碧波惋惜之餘，便道：「我若有錢造這麼一座別墅，我就閉戶讀書，住在山上。」華伯平則譏諷他道：「你沒有錢造別墅，你就這樣說。你要是真造起別墅來，你就不能實行了。」

人其實都是這樣。口袋裏叮嚀響着幾枚銀子，就總幻想能夠有幾十萬、一百萬時，就再也奔波勞碌，好好享受生活。豈知等真的打拚積蓄了一百萬時，才知要操心的事更複雜，更傷腦筋，哪有時間去享受呢。要維持住這一百萬，也就跟楊次長要保住祿位差不多。

究其所以，不同圈層的人，對「閒」的定義和滋味，是大不同的。



瓜園

蓬山

逢周三、四、五見報

拆解成見的工具

古希臘名著《歷史》常被當成一部講波希戰爭的書，但希羅多德（Herodotus）真正發明的，不只是戰爭敘事，而是一種觀看世界的方法。

他在開頭說，要記下人所造成的事，記下希臘人與異族那些「偉大而奇異的功業」，也追問他們為何交戰。這個目標聽來像在寫勝敗，其實更深的一層，是追問：不同民族怎樣生活，怎樣相信，怎樣判斷羞恥、正義、死亡與榮耀。

書中的一個故事，極能說明希羅多德的寫作意圖：呂底亞王岡達烏勒斯自誇妻子美貌，強迫侍衛巨吉斯偷看王后。巨吉斯起初拒絕，因為「各人只應看屬於自己的東西」，偷看他人本來就是失序與犯法。後來他被迫服從，最後又被王后逼着弒君奪位。這故事常被讀成權謀或報應，但若放回《歷史》一書的脈絡裏，它更像一個寓言：希羅多德要求讀者做的，正是某種正當的、合理的「看不屬於自己之物」的事。

他帶希臘讀者去看埃及人的葬俗、巴比倫人的制度、斯基泰人的生活、米底人的興起、波斯人的習慣。這種看，不為了獵奇。希羅多德的敏銳，在於他知道每個民族都把自己的風俗當成天經地義。大流士曾問希臘人，要給多少錢才肯吃掉亡父屍體，希臘人說絕不可能；又問卡拉提亞人，要給多少錢才肯火葬父親，他們立刻驚叫。於是希羅多德下結論：「習俗是萬王之王。」人似乎總把自己所熟悉的一套，當成世界的尺度。

這句話到今天仍然銳利。希羅多德逼人承認，自以為自然的東西，往往只是習慣。於是《歷史》不只是歷史書，也像哲學。它把「規約」（nomos）與「本性」（phusis）的問題推到讀者面前：文明中的哪些細節出自人為約定，哪些較接近人的本性？人是否天生適合共同生活？那些被稱作美德的東西，究竟只是文明的裝飾，還是人之所以值得欽佩的根本條件？在此，它讓讀者明白，歷史不是過去的收藏室，而是拆解成見的工具。



普通讀者

米哈

逢周一、五見報

時下年輕人熱衷「養OC」。所謂OC，是「Original Character」的簡稱，即原創角色或曰「人設」。不過，與專業文學藝術作品中的「角色」不同，OC常出自素人之手。創作者給OC賦予外貌、性格以及經歷等，然後帶着它遊歷人間，一邊豐富它的故事，一邊用圖或文將其表現出來，這就是「養OC」。力有不逮則委諸專業人士，於是，「養OC」從小眾愛好變為社群、圈層，催生出產業，一大批寫手、畫師活躍在社交平台上，為OC們提供形象設計和故事編寫的專業服務。

我們對「劇透」的厭惡，已經到了一種近乎潔癖的程度。為了守住那一點點未知的驚喜，我在看熱門電影前繞開所有影評，若在視頻網站看，那在播放之前就要關閉彈幕。

但有一種劇透，隱形且致命，任憑如何防範也避無可避——那就是「進度條」。它不只存在於視頻下方那抹跳動的紅色中，也隱藏在電子書底部冷冰冰的數字裏，比如「124/652」。這種數據昭示，往往會在不自覺間瓦解創作者苦心經營的懸念。

銀幕上峰迴路轉，男女主角歷經

「重捏一個自己」可謂人類長久以來的夢想，「養OC」亦可歸入其中。新捏出的「自己」可以幫助自己實現心願，過一種更愜意的生活。愛情文學名作《我儂詞》中寫到，「把一塊泥，捻一個你，塑一個我，將咱兩個一齊打破，用水調和；再捻一個你，再塑一個我。」這首詞是元代管道昇為勸阻丈夫趙孟頫納妾而作。拋開愛情不講，互聯網帶來的虛擬生活正在讓「重捏一個自己」變為現實。簡單的，註冊個ID，用網名發帖、聊天、交友；高級一些的，如呼之欲出的AI分身。

萬難迎來大團圓，彷彿一切已塵埃落定，可你低頭一瞥，進度條竟然才剛走到一半。

這時，網絡上那句高度概括的流行語便會如幽靈般浮現：「進度條告訴我，事情並不簡單。」這是一種結構性的劇透。我們心知肚明，敘事邏輯不允許故事在半程就畫下句點。看似終章的高潮之後，緊接而來的往往是一個更冷酷、更龐大的轉折。這種防不勝防的預知感，讓我們在享受當下的高潮時，提前生出了一種冷眼旁觀的疏離。

我不禁在想，如果人生也自帶這

重捏一個自己

「養OC」與此都不同。一般而言，OC需要故事，它活在故事之中，精彩的故事讓OC立體豐富，不過，「養OC」的重點不在故事創作和閱讀，而在於角色本身。這是「養OC」與文學創作的重要區別。如果把OC比作一條魚，那麼，故事只是供牠生活的一盆水，魚離不開水，但沒了魚，水也毫無價值。

對於創作者來說，OC彷彿自己的「崽」，外人或許關注「崽的故事」，創作者關注的卻是故事裏的「崽」。

有的玩家養了好幾個OC，每個

都寄託着某些情感和願望，特別是那些在生活中無法或無力實現的。「養OC」如同在虛擬世界裏過家家，也似高級的白日夢連續劇，養者既是編導演，也負責服化道。在這個自我創造力幻化出的OC家族裏，創作者投射了自己的情感和願望，也獲取多樣豐富的情緒價值。



知見錄

胡一峰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隱形的劇透

樣一個進度條，生活會變成什麼樣？

日常生活中，我們都常常會說「來日方長」與「後會有期」，總覺得日子是一本厚得看不見底的辭典，可以隨意揮霍，機會總會在下一個轉角重現。然而真相往往是，有些事一旦錯過就再無回響，有些人說了再見卻再也見不到。如果我們能看見自己的進度條正無聲無息地向前推進，看見那場以為只是尋常的聚會，其實已經佔據了全篇的九成，我們還會不會那麼氣定神閒地揮手告別？沒有進度條的人生，是慈悲也是殘酷。它給了我們「未來很長」的幻覺，讓我們能心

安理得地荒廢時光，卻也讓我們在毫無防備的瞬間，迎來真正的「全劇終」。

或許我們唯一能做的，就是在那抹隱形的紅色尚在慢慢推進之時，學會看重每一個當下的轉角。畢竟，人生這場戲，最扎心的劇透莫過於：你以為還有後半場，可幕幕已然落下。



大川集

利貞

逢周一、五見報

「最佳男配角」的好歌聲

「耽誤」之說言重了吧。雖然年輕一代也許對他不熟悉，較有印象的歌曲，可能已是千禧年後「通通脫掉、脫掉」的《脫掉》，但他的佳作又何止一首？

母親為「中國歌后」張露的杜德偉，可說是華語R&B先行者，為香港以至華語樂壇抹上不少色彩。杜德偉中、快板作品包括《拯救地球》、跟葉蓓文合唱的《信自己》等等，是他的代表作兼拿手好戲。然而他的慢歌更得我心，隨便一數，便有《不要重播》《忘情號》《Because I

Love You》《准我》《情人》《鍾愛一生》《無心傷害》《如泣如訴》，陪伴我度過不識愁滋味也未懂愛情事的少年時代，從歌中領略情愛、失戀與掛念。

英語了得的杜德偉，也曾推出英語專輯，除了翻唱歌，也有個人作品，對香港歌手而言也是鮮見。另一位曾灌錄英語專輯的香港歌手，是天后級的林憶蓮，事實上二人曾合唱過《You Don't Bring Me Flowers》，也是佳話。恭喜杜德偉獲得「最佳男配角」

獎，為了寫好這篇文章，我一晚重播了他多首名曲，陶醉不已，彷彿重遇好久不見的老朋友，也是我的「一個人同學會」的最佳配樂。希望有年輕觀眾因而愛上他的好歌聲，我也期待愈老愈有型的他有更多電影演出。



雜果賓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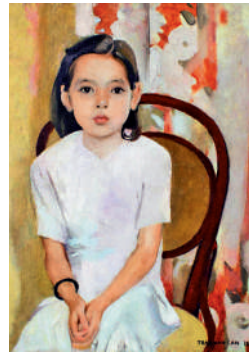
羽羊

逢周五見報

《小翠》

陳文謙是越南現代美術史上舉足輕重的大家，與蘇玉雲、阮嘉智等並稱「四大巨匠」。他早年畢業於印度支那美術學院，作品融合西方寫實技法與東方韻味，尤其擅長人物肖像。一九四三年，他為八歲的侄女阮明翠繪製了這幅肖像畫《小翠》（附圖）。

畫面中，小翠身着白衣，端坐藤椅，雙手輕疊膝上，短髮明眸，神



情純真而略帶羞澀。陳文謙以細膩的筆觸捕捉了小翠的質樸氣質，背景的淡色窗簾與暖黃花卉圖案，為畫面增添柔和與溫馨。

這幅作品之所以被冠以「越南版的蒙娜麗莎」，不僅在於其國寶級地位——二〇一三年，越南總理將《小翠》列為國家瑰寶；更在於畫中女孩那份超越時空的純淨之美，如同蒙娜麗莎的神秘微笑，深深烙印在越南民眾心中，成

為越南繪畫最具辨識度的標誌之一。畫作尺幅不大（六十乘四十五厘米），卻曾因河內潮濕氣候嚴重受損，畫布起泡、龜裂剝落。二〇〇四年，越南政府特邀澳洲修復專家，歷時四個月讓畫作重現光彩。近距離凝視，小翠那雙圓潤清澈的眼睛純粹而動人，令觀者難忘。



館藏擷英

閻雅

逢周五見報

百歲斑鱉罕見現身

在這個物種日益減少的時代，有一種動物的存在，幾乎已成為奇跡。牠就是被稱為「水中活化石」的斑鱉。全球僅存幾隻斑鱉，而在中國境內僅剩一隻活體個體，珍稀程度超過大熊貓，被譽為世界上最孤獨的動物。

這隻名為「蘇蘇」的斑鱉近日在蘇州上方山動物園罕見現身，引發了廣泛關注。這隻斑鱉年齡已逾百歲，是名副其實的「百年老者」。隨着春日氣溫逐漸回暖，「蘇蘇」結束了漫長的冬眠，開始在水中活動，時而浮出水面曬太陽，時而輕輕吐出氣泡，顯得悠然自得。

這一難得的景象吸引了不少遊客前來圍觀。有人早早守候在水池邊，只為一睹這位「國寶級」動物的風采。當「蘇蘇」緩緩浮出水面時，人群中不時傳來驚呼與感嘆：「太幸運了」、「一輩子可能就見這一次」。這樣的場面，不僅展現

了人們對珍稀動物的好奇與熱愛，也折射出斑鱉極度瀕危的現實。

斑鱉之所以如此稀少，與棲息地破壞、水域污染以及過度捕撈密切相關。曾經廣泛分布於中國和越南的牠們，如今卻幾近滅絕。「蘇蘇」的存在不僅是一個生命的延續，更是一段歷史的見證。牠承載着整個物種的記憶，也提醒着人類保護自然的重要性：我們應該反思還能做些什麼去挽回更多即將消失的生命。

對於動物園而言，「蘇蘇」不僅是珍貴的保護對象，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責任。園方表示，將持續關注其健康狀況，提供最適宜的生活環境，盡力延長這位「孤獨者」的生命時光。



萌宠集

焯仔

逢周五見報

傻傻分不清

「有圖不等於真相，視頻大多是假象。」一切眼看未為真，似已成當代鐵一般的事實。剛剛到一段視頻，內容是從後跟拍三名長者腳踏滾軸溜冰鞋，熟練瀟灑地在溜冰場玩樂的情景。雖沒正面鏡頭，但從背影就看得出三個老伯伯應該接近八十歲，卻還可靈活自在地健步如飛，頓時令觀眾感受到健康的可貴，不期然有效法他們恆常運動鍛煉的想法。然而，當有人寫了「AI，假的」之後，大家就像被潑了一大盆冷水般，再沒新的留言，話題就此終結。

其實沒有人認真地驗證過上述片段的真偽，卻由於短短一兩年間，AI圖片和視頻充斥網絡，讓人們漸漸見怪不怪，對於真假已傻傻分不清。為了防騙，眼看未為真的想法迅速植入人們的腦海，為了時刻保持警覺，大家開始對一切不尋常的畫面先存疑，不敢輕易相信。故此，就算是真實的錄影和拍攝，

也常被誤會是科技生成，導致透過視覺去感動人心的難度亦直線上升。

AI的普及，似乎令大家不再輕易受打動，打算仔細欣賞討論的，也擔心淪為別人眼中的「傻子」，因此要故作冷靜。近期網絡上流傳了不少中東地區普通老百姓因戰爭而受傷的照片，也有民居、醫院、學校被炮彈擊中的畫面，但許多人害怕受AI所騙，所以也不敢貿然發表意見。現在有不少人已不再細看自然災害的視頻，認為假多於真。就如早前香港四月驚現黃雨加冰雹，網上立時有人上載離島惡劣的天氣情況，但我身邊的親友刷到後都懷疑那是AI生成的，直至有傳統媒體報道才相信。



竹門日語

簡嘉明

逢周四、五見報